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壽呂勳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一

祫禘

有虞氏禘黃帝（趙氏曰虞氏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夏后氏亦禘黃帝（義同）殷人禘嚳（殷祖契出自嚳）周人禘嚳（義與殷同）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自出謂所系之

帝

諸侯及其太祖太祖始受封君也　趙伯循曰諸侯有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者言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有省謂有功德見省記也干者逆上之意也言逆上及於高祖也楊氏曰愚按天子有祫諸侯祭及其太祖亦有祫大夫無祫惟有大功德見知於其君乃得祫祭及高祖儀禮喪服不杖期章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條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　楊氏曰按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王不禘也

按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為王者之先祖皆

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為亦祭天之禮况禘於郊捂嚳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又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為明暢云

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繹又祭也疏云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繹又祭也為宗廟之祭知此禘大祭亦宗廟之祭也爾雅長發大禘也詩殷頌

朱子曰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君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雝禘太祖也周頌

朱子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

嚳稷者若以為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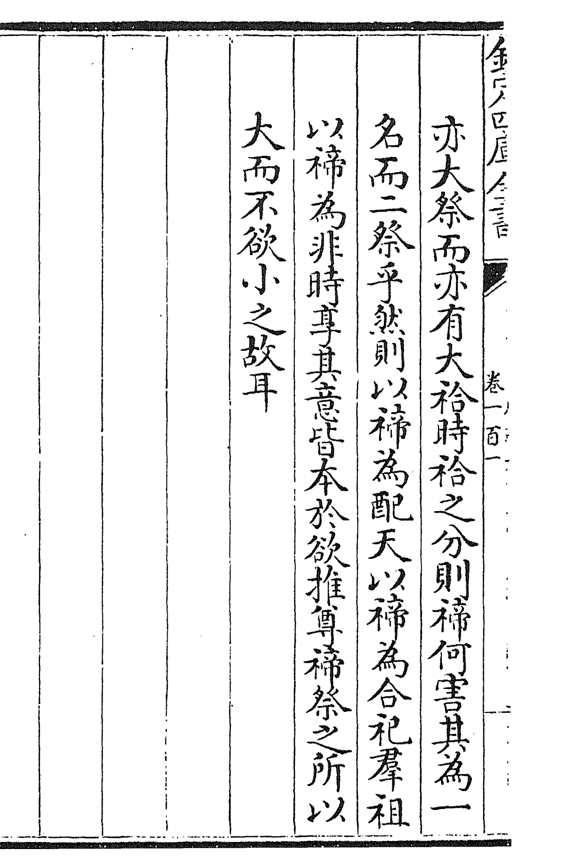
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跡遠不敢褻此殆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元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雝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説其足信哉

楊氏曰愚按禘祭不兼羣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
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
之則不兼羣廟之主明矣曾子問云祫祭其太廟
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
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祫祭而言
並無一言說禘為殷祭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又明
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為大祫之詩疑雝為武王祭

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為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雝禘太祖無一詞及其嚳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按爾雅以禘為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夫子答或人之問禘不敢易其對而以為知其説者於天下國家如指諸掌由是後之儒者以禘為祭中之至

大者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所自出為天帝其意必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而已乎又以禘為幷祀羣廟之主其意必謂祫猶並祀羣廟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信齋諸公闢之善矣至於大禘之外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獨不以為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然不知祫


亦大祭而亦有大袷時袷之分則禘何害其為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為配天以禘為合祀羣祖以禘為非時享其意皆本於欲推尊禘祭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耳

朱子周大禘圖

稷

嚳東鄉

户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鄭司農云追享謂禘也　黄氏曰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為追享　詳見祫祭條司尊彝註　楊氏曰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所用尊彝皆同則禘禮大畧當如祫禮　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烝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也　國語周語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牲牛也　國語楚語　禘祭不過繭栗角如繭栗　同上　王肅聖證論曰昭王問觀射父祀牲何及對曰禘郊不過繭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特用繭栗之牲不以禘為祀天也

楊氏曰愚按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肅又以禘為殷祭則與祫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未為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
又按禘禮大畧雖與祫禮同然大祫則合毁廟未

毁廟之主而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又大於祫矣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此言是也鄭元注經乃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葢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為殷祭而不知禘為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為此紛紛也鄭氏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二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樂賈公彦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

此蓋注疏家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夫禴祠烝嘗時祫大祫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禘為大祭則禘大於祫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其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已為非

禮其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類是也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不惟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賓矣此何異魯有佾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也故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為先王之正禮不亦誤乎賈公彥曰大祫十有二獻禘大於祫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

之但禮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爾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

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尊之也魯公謂伯禽也季夏六月以禘禮

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鐏用犧鐏山罍鬱鐏用黄

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息緩反爵用玉琖仍

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若管反嶡居衛反升歌清廟下

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

言廣魯於天下也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太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也罇酒器也犧罇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罇以獻也瓚形如盤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篹籩屬也以竹為之雕刻飾其直者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梡俎有四足也嶡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夏夏舞也周禮眛師掌教眛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廣大也

疏曰夏之季夏非禘祭之月故知是周之季夏犧罇山罍魯得用天子之罇為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為罇山罍謂夏后氏之罇薦謂祭時所薦葅醢之屬篹形似筥以竹為之雕鏤其柄殘夏后氏之爵名加謂尸入室饋食竟主人酌醴齊酳尸名為朝獻朝獻

竟而夫人酌盎齊亞獻名為再獻又名為加於時薦加豆籩也此再獻之時夫人用璧角內宰所謂瑤爵也其璧散者夫人再獻訖諸侯為賓用之以獻尸雖非正加是夫人加爵之後總而言之亦得稱加故此總云加以璧散璧角先散後角便文也梡嶡兩代俎也虞俎名梡梡形四足如案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侯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夏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賀云直有腳曰梡加腳中央橫木曰嶡升歌升堂歌清廟下管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朱干玉戚赤盾柄而玉飾斧也冕而舞大武者冕衮冕也大武武王樂也王着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者皮弁三王之服也裼見美也大夏夏禹之樂也王又服弁裼而舞夏后氏之樂也六冕是周制故用冕舞周樂皮弁是三王服故用皮弁舞夏樂也周樂是武武質故不裼夏家樂文文故裼也若諸侯之祭

各服所祭之冕而舞故祭統云諸侯之祭也與竟内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者周公德廣非唯用四代之樂亦為蠻夷所歸故賜奏蠻夷之樂於庭也唯言蠻夷則戎狄從可知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褘音煇袒音誕

副首飾也詩云副笄六珈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褘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褕翟而下贊佐也命婦於内則世婦也於外則大夫之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揚舉也大刑重罪也天下大服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　珈音加追丁回反褕羊昭反　疏曰明祀周公之時君

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也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

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

左氏曰速也公羊曰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何以書譏始不三年也穀梁曰吉禘者不吉是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自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春秋書吉禘於莊公譏其不當吉又不當禘於

莊也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書之殺音試

左氏曰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寢小寢也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薨於寢不得致也

公羊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穀梁傳二句同

禘用致夫人非禮也趙氏曰譏其非時之禘又譏致夫人也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

禘獻子為之也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疏曰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殊失禮意　雜記下　趙氏曰禘本以夏之孟月至孟獻子乃以夏之仲月為之又曰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　孔子曰

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禮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朱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朱子曰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

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論語八佾

問禘之說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茍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又曰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王

皆祭之祫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　問禘之說諸儒多作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之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只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

楊氏曰愚聞之師曰鄭氏以禘祫皆為魯禮抑不知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成王賜周公以禘禮蓋亦禘於周公之廟爾閔僖二公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致夫人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僖二禘者惡僭竊之始也今乃據春秋書二禘以為魯禮可乎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毁廟未毁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

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為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為魯禮又以禘祫同為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祫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為所汩壞是誰之過與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歷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注疏之繆學士大夫

皆是之然其說未明於上也伏讀國朝會要元豐五年神宗皇帝因論廟祭以為禘者本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蓋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可以及遠故於祖禰之外又及其遠祖猶以為未足也推而上之及其祖之所自出自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其祖之所自出其禘禮固可廢也宰臣蔡確曰諸儒議論紛紜莫知禘之本意聖訓發明非臣等所及神宗皇帝聖學高明

當時儒臣有能推廣上意尋繹古典以成之則二千年已廢之禮可復舉行於後世惜也禘之說已明於上而莫有能將順之於下也或曰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也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五載而成帝業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可考也則宜何禘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

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黄帝帝嚳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修定祭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隆殺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

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又曰愚按禮經唯禘禮為注疏汩壞最甚夫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

見祭法禘文皆在郊上牽爾立論謂禘大於郊而以禘為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祇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為祭地祇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為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若夫以禘為祭宗廟似矣但謂禘為時祭又謂禘為殷祭又與大傳小記祭法大相違背其故何哉蓋以禘為時祭此緣記禮者之誤鄭氏不能察而遂指為夏殷禮趙氏已辨之矣唯以禘

為殷祭則其失已久其混淆益甚愚前已言之今
併列先儒之說於後庶可參見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
大夫博士議廟制

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
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毀廟
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師古曰殷大也禘諦也壹二祭之祫合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

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如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餘見宗廟門

哀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為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漸也所例反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

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來助祭

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墟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墟失禮意矣

漢舊儀宗廟三歲一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

高廟諸隳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
堂上西北隅帳中皆長一丈廣六尺繡裀厚一尺著
之以坐幄卻六寸白銀扣釦器每大牢中分之右辨
上帝左辨上后尸俱俎餘委肉穆東面皆曲几如高
祖饌陳其尸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坐法太常道皇
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及走逆首伏大
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
奉觶酒從帝進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

卮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乗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見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衣中詔罷當從者奉引皇帝

按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元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於此然則以禘爲五年之殷祭以禘爲祀天

以禘為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
特駁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
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光武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
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
祫之禮不施行幾年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禮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
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漢

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髙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為禘祭又建武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記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鄉子為穆北鄉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兹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

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毁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東面惠文武元帝為昭景宣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自是禘祫遂定志及張純傳

章帝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来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非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

傷感悽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虛空不知
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謹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
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
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
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為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
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
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

則其説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准正論曰先儒或以為同或以為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

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

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
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之
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
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
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毀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
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
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
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祫殷祭羣主皆合

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成禮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爲大於論語則以禘爲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下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唯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元以爲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唯爲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

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宫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

按太和八年用王肅議

袁准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為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

事者何祫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大禘及壇墠則毁廟也俱祭毁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毁與未毁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毁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毁與未毁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三月皇后庾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再周之内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

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孔安國云自太和四年巳後殷祭皆用冬夏復詳徐乾議用孟秋非失也安帝義熙三年當殷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泰議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禮有喪薦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過時而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隆安之初以喪而廢矣瑾議曰臣尋升平巳後殷祭皆在周內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三十月輙殷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言非當若臣啟不允

則責失奏彈初元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今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謐議曰有非常之慶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敬且禮意尚簡去年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為正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經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若用三十月今則應用四月於時有殷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若用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劉潤之等議泰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逮用十月本非正朝以失為始尚書奏從謐議博士陳舒表三歲一

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議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太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礿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按明堂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

之四月七月月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中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礿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傳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

三日殷祀十三烝禮太學博士徐道娱議曰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在四時禮也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以春烝曲沃齊十一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分不共之明矣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黷今隔旬頻享於禮為煩

孝武建元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依舊令今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義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見殷則猶在禫内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於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故無祼享之義自漢已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周祥變猶服縞素未為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年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朱膺之議虞禮云

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
四時之祭月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謂禫不得
祭也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注云閔公心懼於
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明
禫內不得禘也按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
鄭元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
公羊之文亦以魯閔因紀制耳何必全許素冠行吉禘
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傅亮議曰權制
即吉聖代宜耳宗廟大禮宜依舊古典謂徐
宏朱膺之議用來二年十月殷祀為允詔可 大明七年
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 領軍長史周景
遠議按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則夏秋冬皆殷晉
義熙初僕射孔安國議自太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
夏又云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祀博
士徐乾難安國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

冬夏時雖不從乾議而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年四月未得殷祀遷用立秋於禮無違矣詔可

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為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乖典制宜改詔從之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魏文帝大和十三年詔公卿議王鄭言禘祫之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圜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祫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礿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圜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禘黄帝黄帝非虞在廟之帝

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
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既灌以據爾雅稱禘大祭也諸
侯無禘禮唯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
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
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
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愚以為過數
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
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

鄭同無非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禮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内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毁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代盡則毁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逺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毁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王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

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
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
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
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
於令永為代法
宣武帝景明中秘書丞孫惠蔚上言魏明帝以景初三
年正月崩至廢帝正始二年積二十五晦為大祥有司
以為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王肅以為

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各異議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義一焉請取鄭捨王禫終此晦来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宗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兹以後五年為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諸侯先時後祫此施古為當在今則否且禮有升降事有文質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從之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来秋七月應祫祭於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

今武宣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别寢室至於殷
祫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
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皇后
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月行事而
猶未禘王肅以為既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
古禮高堂隆如肅議於是停殷祭又仰尋太和二十三
年四月孝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元年七月祫於
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准古禮及晉魏之

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三年終

乃後禘祫從之

致堂胡氏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

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

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

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邪真儒之言曰天子

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

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

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於前是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合羣廟之主而食於太廟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

按以禘祫為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

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説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繼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太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説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

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逺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傅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室一太牢始以皇后預祭

後周祫禘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祭其儀與後齊同

隋二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

珍奇於廟庭及以功臣配享

唐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元璨等議以為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從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三年禘常在祫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言有經據遂從之

元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

禘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謂為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

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

祫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於聖王之教者

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為之出於孝文

之世其言舛駁於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

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

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

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

而食比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礿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犆一祫又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辯正又曲為之說春礿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

禘為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祫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祫

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

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況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天寶八載制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宫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禮欽若元宗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其常享則停事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已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致堂胡氏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為祖孝子慈孫豈忍為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他人為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乎

德宗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奏曰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世數既近在三

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懿獻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有所未安請下百僚僉議勅旨依

禮禘祫太祖位於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為昭穆昭南

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於昭穆殷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暴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以景皇帝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羣廟列於昭穆代宗即位祔元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於夾室於是太祖居

第一室禘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太學博士陳京請為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顔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由是議者紛然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

左庶子李嶸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
為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
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為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
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
之祧遷祖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
先王之祧其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
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勲
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

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並列昭穆而虚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廟之位為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主夾室二曰置之别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

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於寢園則亂宗廟之儀唯祔於興聖為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戸部尚書王詔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四門博士韓愈獻議曰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説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毁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毁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

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

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
靈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祔
於興聖廟而不禘祫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
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
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
祖宜别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
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
鬼漸而愈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宫春秋非之以

爲不當取已毁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宫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説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

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

則唯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

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

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别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議見后妃廟門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三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陳墉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壽呂勲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十二

祫禘

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於大廟

周顯德五年六月禘於大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遷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爲

前代宗廟追尊未毁皆有禘祫别援故事九條以為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兹以後五年為常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學博士議禘云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亦三帝未有毁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

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
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
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闕宗廟備與
不備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祔高祖於太廟國子
司業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
今撿會要及通典并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録符
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
月己酉光禄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

為不視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嵕葬回迎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祔廟高宗欲留神主於内寢旦夕供食申在生之敬詔停祔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徳餙終之明典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祔廟奉徇哀情直據典章乖替為甚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唐禮

九廟觀之自太宗已上繞足七廟未有毁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令禮祫享功臣並得配享於廟廷禘享則不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烝而已大烝即祫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禘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

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累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上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八月帝將祠南郊欲以帝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山等議云皇朝舊禮圜丘分祭天地唯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及時享幷禘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據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舉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朝

皆行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宋制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仁宗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祫於太廟

先是上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鄉之位同判宗正寺

趙良規請正太祖東鄉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以為

宜如祖宗故事虛東鄉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

待制以上臺諫官同議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

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上列昭穆而虛東鄉魏晉以

来已此用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詔恭依禮官張

洞韓維又言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

所配皆一后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母也續曲臺

禮有别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享即祔

祖姑下所以大順中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

以謂誤認曲臺禮意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不當參

列請依奉慈例學士承旨孫抃等八人曰春秋傳大

祫者何合祭也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以

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祫之日别廟后主皆升合食非無典據祥符五年已曾定議禮官著酌中之論先帝有恭依之詔他年有司攝事四后合食今甫欲親祫四后見黜不亦疑於以禮之煩也受命之君以議禮制典為重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為美先帝議之制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説未可盡據傳曰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臣等愚以謂如其故便學士歐陽脩吳奎等九人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又有四不可淑德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真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以本室樂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一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享三也升

祔之后聯席而坐别廟諸后位乃相絶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享最為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參差不齊之失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於是劉敞特奏曰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説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議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切

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有後悔哉當留
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官遂造此議
上微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
拜起為煩朕猶能之何憚也乃詔别廟四后祫享如
舊俟大禮畢别加討論
楊氏曰伏讀國朝會要仁宗皇帝嘉祐四年三月
内出御札曰惟祫享之義著經禮之文大祭先王
合食祖廟盛迪嘗之薦深肅僾之懷追孝奉先莫

斯為重茲享之廢歷年居多有司所行出於假攝

禮之將墜朕深惜之大哉王言此仁聖之君至孝

至敬之心之所形而不能自已也當時建明此議

出於富公弼弼之言曰國朝三歳必親行南郊之

祀其於事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祗遣大臣

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闕典檢書今年冬

至當有事於南郊又孟冬亦當合享於太廟欲望

詔有司講求祫祭大禮所有降赦推恩則並用南

郊故事富公弼之言可謂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者也夫聖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以祫享之禮比於南郊誠哉是言也然南郊推恩肆赦本非古典乃人主一時之優恩其後遂以為故事今孟冬祫享冬至南郊二大禮相繼而並行祫享推恩南郊可復行乎祫享肆赦南郊可復行乎南郊而不推恩肆赦又非祖宗之故事於是祫享之禮行而南郊因而權罷是雖有以盡宗廟親祫之

誠而又失南郊祀天之禮夫豈聖主之本心然哉蓋欲矯其輕則事從其重而遂至於過重過重則不可繼也夫因有原廟則宗廟之禮必至於輕欲矯其輕則宗廟之禮必至於過重不惟過重而已自是親祫止行於一時而其後遂輟而不舉此則矯輕過重而終於不可繼也夫三年一祫此宗廟祀典之大者其實亦宗廟之常禮也常禮則非異事也何欲矯其輕而遂至於過重而終至於不可

繼哉故曰輕宗廟而重原廟其失一也

神宗熙寧八年太常禮院言已尊僖祖為太廟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向之位又言太廟禘祭神位已尊始居東鄉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禘祫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名行禮之年經皆無文唯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

邈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箇月駮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不足駮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本朝慶歷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

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繁事神不瀆太常禮院言唐開元中禮官用晉徐邈之説以二祭相去各三十月合五年再殷祭之説以為禘祫之數本朝自慶歷以来皆三十月而一祭至熈寧五年後始不通計遂至八年禘祫併在一歲昨元豐三年四月已行禘禮今年若依舊例十月行祫享邪比年頻祫復踵前失請依慶歷以来舊制通計年數皆三十月而祭詔依見行典禮十月詳

定禮文所言古者祼獻饋食禴祠烝嘗並為先王之享未嘗廢一時之祭故孔頴達正義以為天子夏為大祭之禘不廢時祭之礿秋為大祭之祫不廢時祭之嘗則王禮三年一祫與其禘享更為時祭國朝沿襲故常禘祫之月不行時享久未釐正非古之制請每禘祫之月雖以大祭仍行時享以嚴天子備禮所以丕崇祖宗之義其郊禮親祠準此從之

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

王不禘秦漢以来譜諜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也宰臣蔡確等以為聖訓得禘之本意非諸儒所及乃詔罷禘享

於是詳定禮文所言按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舜禹祖高陽世系出自黄帝則虞夏禘黄帝以高陽氏配商祖契出自帝嚳則商人禘嚳以契配周祖文王亦出自嚳故周人禘嚳以文王配虞夏商周四代所禘皆以帝有天下其

世系所出者明故追祭所及者遠也藝祖受命祭四
廟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傳有司因仍舊說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與祫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
始祖失禮莫甚臣等竊謂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
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必推
見祖系所出乃可以行從之
禮文所又言古者天子祭宗廟有堂事焉有室事焉
按禮祝延尸入奥灌之後王乃出迎牲延尸主出於

室坐於堂上始祖面南昭在東穆在西乃行朝踐之禮是堂事也設饌於堂入復延主入室始祖東面昭南面穆面北徙堂上之饌於室中乃行饋食之禮是室事也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詔俟廟制成取旨

崇大觀四年議禮局言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說者以謂大祭禘祫也國朝嘉祐四年將行祫享議

者請陳瑞物及陳國之寶元豐中有司請親祠太廟令戸部陳歲之所貢以充庭實世祖神宗皆可其奏今請祫享陳設應瑞寶貢物可出而陳者並令有司依嘉祐元豐詔旨凡親祠太廟準此從之

又言古者祫祭朝踐之時設始祖之位於戸西南面昭在東穆在西相鄉而坐薦豆籩脯醢王北面而事之此堂上之位也徙饌之後設席於室在戸内西方東面為始祖之位次北方南面布昭席次南方北面

布穆席其餘昭穆各以序此室中之位也設始祖南
方之位而朝踐焉在禮謂之堂事設始祖東向之位
而饋食焉在禮謂之室事考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
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座於高廟毁廟神皆合食設左
右座高祖南面則自漢以前堂上之位未嘗廢也元
始以後初去此禮專設室中東向之位晉宋隋唐所
謂始祖位者不過論室中之位耳且少牢饋食大夫
禮也特牲饋食士禮也以儀禮考之大夫士祭禮無

薦腥朝踐之事故惟饋食於室至於天子祭宗廟則堂事室事皆舉堂上位廢而天子北面事神之禮缺矣伏請每行大祫堂上設南面之位室中設東面之位始祖南面昭穆東西相鄉始祖東面則昭穆南北相向以應古義詔依所奏

楊氏曰愚按大祫則如朱子周大祫圖時祫則如朱子周時祫圖堂上之所以異於室中也太祖南鄉昭西鄉穆東向而已

高宗建炎二年車駕南廵祫享於洪州

紹興二年祫享於温州

吏部員外郎董弅言臣聞戎祀國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固不一而禘祫為重祫大禘小則祫為莫大焉在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審諦其祖之所自出謂之禘列羣廟而合食於太祖謂之祫一禘一祫循環無窮有國家者未始或廢今戎事方飭祭祀之禮未暇徧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

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説而行之六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謂宜不緩者仰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削平僭偽混一區宇立極居尊建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之緒即其功德所起則有同乎周之后稷乃若因時特起之蹟無異乎漢之高帝魏晉而下莫可擬倫是宜郊祀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袷享以居東鄉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初

稽前代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享用魏晉故事虛東鄉之位逮至仁宗皇帝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鄉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多洪儒碩學僉謂自古必以受命之祖乃居東鄉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鄉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協禮經曁熙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援證明白

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務以勢勝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鄉神宗皇帝初未為然委曲訪問安石乃謂推太祖之孝心固欲尊宣祖而上孝心宜無以異則尊僖祖必當祖宗神靈之意神宗意猶未決博詢大臣故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鄉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然之乃曰本朝配天之禮不合禮經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辯元

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
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言請立九廟自我作
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並即依舊循沿至今太
祖皇帝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識者恨焉
臣竊謂王者奉先與臣庶異必合天下之公願垂萬
世之宏規匪容私意於其間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
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創業為一代之太祖而
列於昭穆之次者也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之祖居

東鄉之尊歷百世而不遷者也

又言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以景帝始制故規規然援后稷為比而獻懿乃在其先是以前後議論紛然乍遷乍祔使當時遂尊神堯為太祖豈得更有異論其後廟制既定始以獻懿而上毀廟之主藏於興聖德明之廟遇祫即廟而享焉是為別廟之祭以全太祖之尊蓋合於漢不以太公居合食之例魏晉武宣而上廟堂皆不合食之義當時

剛勁如顏真卿儒宗如韓愈所議雖各有依據皆不能易陳京之說以其當理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始祖太祖實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翼祖既遷而復祔其失自崇寧始為熙寧之說則曰僖祖而上世次不可知宜與稷契無異然商周之祖稷契謂其始封而王業之所由起也稷契之先自帝嚳至於黃帝譜系甚明豈以其上世不傳

而遂尊為始祖邪為崇寧之説則曰自我作古而已夫事不師古尚復何言宜其變亂舊章而無所稽考也臣謹按春秋書桓宮僖宮災譏其當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宮譏其不當立而立也然則宗廟不合於禮聖人皆貶之矣又况出於一時用事之臣私意臆説非天下之公論者豈可因循而不革哉臣竊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

推尊者太祖而已董棻奏請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葢前日之失其甚大者有二曰太祖之名不正大禘之禮不行是也今日之議其可疑者有四曰奉安之所祭享之期七世之數感生之配是也古者廟制異宫則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古者祫享朝踐於堂則太祖居右而諸室皆列其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鄉而昭穆位於南北後世祫享一於堂上而用室

中之位故唯以東鄉為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毁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皇帝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虚東鄉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鄉而太祖常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倘以熙寧之禮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此雖三尺之童知其不可至於太祖

不得東鄉而廟號徒為虚稱則行之六十餘年抑何理哉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失大矣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所謂商人周人禘嚳是也商以契為太祖嚳為契所自出故禘嚳而以契配焉周以稷為太祖嚳為稷所自出故禘嚳而以稷配焉儀禮曰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蓋士大夫尊祖則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則有

祫而無禘禘其祖之所自出惟天子得行之春秋書禘魯用王禮故也鄭氏以禘其祖之所自出為祭天又謂宗廟之禘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而親廟之主各祭於其廟考之於經皆無所據惟王肅之說得之前代禘禮多從鄭氏國朝熙寧以前但以親廟合食為其無毀廟之主故也惟我太祖之所自出是為宣祖當時猶在七廟之數雖禘未能如古然亦不敢廢也其後尊僖祖為廟之始祖而僖祖所出系序不著

故禘禮廢自元豐宗廟之祭止於三年一祫則是以天子之尊而俯同於三代之諸侯瀆亂等威莫此為甚然則大禘之禮不行前日之失大矣臣愚欲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之禮成一王之制自僖祖至於宣祖親盡之廟當遷自太宗至於哲宗昭穆之數已備是宜奉太祖神主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鄉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鄉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鄉為

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乃若可疑者臣請辨之昔唐以景帝始封尊君太祖而獻懿二祖又在其先當時欲正景帝東鄉之位而議遷獻懿之主則或謂藏之夾室或謂毁瘞之或謂遷於陵所或謂當立别廟卒從陳京之説祔於德明興聖之廟蓋臯陶涼武昭王皆唐之遠祖也故以獻懿祔焉惟我宣祖而上正如唐之獻懿而景靈崇奉聖

祖之宫亦徳明興聖之比也臣竊謂四祖神主宜放
唐禮祔於景靈宫天興殿方今廵幸或寓於天慶觀
聖祖殿焉則奉安之所無可疑者昔唐祔獻懿於興
聖遇祫即廟而享之臣竊謂四祖神主祔於天興大
祫之歲亦當就行享禮既足以全太祖之尊又足以
極追逺之孝考之前代實有據依則祭享之期無可
疑者禮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則
是四親二祧止於六世而太祖之廟不以世數為限

也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舉其總數而言非謂七廟之祖廟猶未毀也是以周制考之在成王時以亞圉太王文王為穆以公叔祖類王季武王為昭并太祖后稷為七廟焉高圉於成王為七世祖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廟毀矣惟我宣祖雖於陛下為七世祖亦在三昭三穆之外則其禮當遷無可疑者又言宗廟之禮有天下者事七世百王之所同也而崇寧以來增為九世三年一祫則叙昭穆而合食於祖

百王之所同也而去冬祫享祖宗並為一例謂之隨宜設位夫增七廟而為九踵唐開元之失其非禮固已甚明至於不序昭穆而强名為祫則歷代蓋未嘗聞究其所因直以廟之前楹迫狹憚於增廣而已夫重葺數椽之屋輕變千古之禮臣所未諭且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今行朝官府下建諸臣之居每加營繕顧於宗廟獨有所靳節用之術豈在是乎大抵前日之肆為紛更則曰自我作古今日之務為苟簡

則曰理合隨宜要皆無所據依不可為法臣今所陳

定七廟之禮正太祖之位如或上合聖意願詔有司

他年祫享必叙昭穆以别東鄉之尊勿以去冬所行

為例庶幾先王舊典不廢墜於我朝使天下後世無

得而議詔侍從臺諫禮官赴尚書省集議聞奏時侍

從臺諫禮官等皆謂太祖開基創業為本朝太祖正

東鄉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理無可疑廖剛謂四廟

神主當遷之别宫祫祭則即而享之五年一禘則當

禘僖祖任申先謂祫祭既正太祖東鄉之位則大禘之禮僖祖實統系之所自出太祖暫詘東鄉而以世次叙位在禮為當晏原復謂正太祖東鄉之位以遵祫享之正禮僖祖而下四祖則參酌漢制别為祠所而異其祭享無亂祫享之制議上不果行自是遇祫享設幄僖祖仍舊東鄉順祖而下以昭穆為序

孝宗乾道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孟冬祫享其别廟懿節皇后神主依禮例合祔於神宗室祖姑之下安穆皇后

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合祔於徽宗室祖姑之下詔禮部秘書省國史院官參明典故擬定中尚書省李壽等擬乞以懿節皇后神座設於神宗幄內欽慈皇后之右少却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座設於徽宗幄內顯仁皇后之左皆少却其籩豆鼎俎并祝辭等别設並如舊制仍俟酌獻祖宗位畢方請三后位詔從之

吏部尚書汪應辰等言準尚書省送到太常少卿林栗劄子祫享之禮古人不以别廟祔姑而祔於祖姑

者以别嫌也按曲臺禮别廟神主祔於祖姑之下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既祔於祖姑又各祔於親者之下明共一幄同享一位之薦不得别設幄次矣從來有司失於檢照將别廟神主祔享之位别設幄次若别設幄次當在舅姑之下豈得上祔於祖姑乎今來太廟祫享懿節皇后祔於神宗幄祖姑之下别設幄次在哲宗徽宗之上此其不可者一也神宗與三后共享一位犧牲粢盛之薦而懿節來祔獨享其一今來

安穆皇后安恭皇后各設幄次祔於徽宗幄祖姑之下徽宗與三位共享一位之薦而安穆安恭共享其二揆之人情夫豈相遠此其不可者二也且祔之言附也孫婦之於祖姑其尊卑絶矣禮無不順祔豈而尊殺祔伸而尊屈將得為順乎㮚竊謂别廟神主祔於祖姑之下宜執婦禮不得别設幄次陳其籩豆列其鼎俎亦不當别致祝祠但於本幄祖姑之下添入别廟祔享某皇后某氏於禮為稱

淳熙元年詔議祫享東鄉之位

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考前代七廟異宮合享則太祖東鄉始得一正太祖之尊倘祫享又不得東鄉則開基之祖無時而尊矣乃者紹興五年董弅建議乞正藝祖東鄉之尊謂太廟世數已備而藝祖猶居第四室乞遵典禮正廟制遇祫享則東鄉得旨下侍從臺諫集議既而王普復有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原復王俁劉寧止胡文修梁

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晨莊必强李弼直
皆以其議悉合於禮藝祖東鄉無疑乞行釐正時臣
叔父涣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援引詩禮正
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别
建一廟安奉僖順翼宣四位烝祫禘嘗並行别祀而
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東鄉則受命之祖不屈其
尊遠祖神靈永有常奉光堯皇帝深以為然即擢董
弅為侍從叔父涣為御史是時趙霈為諫議大夫以

議不已出倡邪説以害正然亦不敢以太祖東鄉為非不過以徽宗在遠宗廟之事未嘗專議以此宣言脅制議者而欲祫享虛東鄉今若稽以六經典禮三代之制度定藝祖為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鄉始尊開基創業之主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宣追崇之祖一稽舊禮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

之所則臣亦嘗考之祔於德明興聖之廟唐制也立
太公南頓君别廟漢制也前日王普既用德明興聖
之説而欲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
今若酌三代兩漢别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説或别建
一廟為四祖之廟若欲事省而禮簡或祔天興殿或
祇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祫享則四祖就夾室之前别
設一幄而太祖東鄉皆不相妨庶得聖朝廟制盡合
典禮詔禮部太常寺討論既而衆議不同乃詔有司

止遵見行祫享舊制行禮

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帝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鄉之位孟冬祫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詳見天子廟制）

孟冬祫享儀注

時日

太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之月其年太常寺預於隔季以孟冬時享前擇日祫享太廟關太史局擇日報太常寺

太常寺參酌訖具時日散告

齋戒

前享十日受誓戒於尚書省其日五鼓贊者設位版於都堂下初獻官在左刑部尚書在右並南向亞終獻禮官位於其南稍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位於其西稍北東向戸部兵部工部尚書押樂太常卿光祿卿押樂太常丞光祿丞位於其南稍西北向東上（凡設太常丞光祿丞位皆稍却）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内常侍内謁者薦香燈官宮

閤令扶持内侍捧腰輿内侍位於其東西向北上捧俎官位其後質明贊者引行事執事官就位立定禮直官引初獻降階就位禮直官贊揖在位者對揖初獻搢笏讀誓文云十月某日孟冬祫享太廟各揚其職不共其事國有常刑讀訖執笏禮直官贊奉禮郎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内常侍以下先退餘官對拜乃退散齋七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三日光禄卿丞太官令齋一日二日於本司

宗室於睦親宅都廳如相坊即於宗學餘官無本司者並於太廟齋房內侍以下亦於太廟齋房致齋質明至齋所惟享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享一日質明俱赴祠所齋房官給酒饌享官已齋而闕通攝行事陳設除設權奉安別廟皇后神主幄次南神門外東向及不設皇帝位版上設三獻神官位外並同朝享太廟

別廟神主過太廟

前享一日捧擧腰輿內侍官援衛親事官等宿於太廟齋房享日丑前五刻所司陳行障坐障等於別廟東偏門外設腰輿於殿之下南向少頃禮直官贊者分引內

常侍以下於殿庭北向西上重行立別廟內常侍行事禮直官引餘官皆

引贊者贊者曰再拜內常侍以下皆再拜本廟宮闈令升

殿開室捧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至室門

次引內常侍北向俛伏跪稱攝內常侍臣某言請懿節

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降殿乘輿

奏訖俛伏興凡內常侍奏請准此又宮闈令捧接神主內常侍前

引置於輿內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詣太廟南神門外

幄次東向權奉安援衛親從官等至太廟門外止行障

坐障至太廟南門外止內常侍以下俟導引詣殿上神幄如儀

省牲器儀同朝享太廟

晨祼

享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祠祭官引宮闈令入詣廟庭北向立祠祭官曰再拜宮闈令再拜升殿開室整拂神幄帥其屬掃除退就執事位次引薦香燈官入詣殿庭北向立凡宮闈令薦香燈官行事皆祠祭官引祠祭官曰再拜薦香燈官

再拜升殿各就職事位次樂正帥工人二舞人就位登歌工人俟監察御史點閲訖升西階各就位次太官令光祿丞帥其屬實饌具畢光祿丞還齋所次引光祿卿入詣殿庭席位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光祿卿再拜升殿點視禮饌畢次引監察御史升殿點閲陳設糾察不如儀凡點視及點閲皆先詣僖祖位以至次位光祿卿還齋所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東神門外揖立定禮直官贊揖次引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協律郎次引監察御史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殿下

席位北向立次引初獻戶部兵部工部尚書終獻禮官入就殿下席位西向立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次引薦香燈官入室搢笏於祏室內奉帝主出詣殿上神幄設於座奉神主詣神幄伺於几後啟匱設於座以白羅巾覆之執笏退復執事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如上儀以青羅巾覆之退復執事位初殿上贊奉神主內常侍以下於太廟南門外神幄奉別廟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腰輿入南神西偏門至殿下南向內常侍以下北向立贊者曰再拜內常侍

以下再拜俟殿上奉神主訖內常侍稍前奉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祫享於太廟奏訖退詣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降輿升殿奏訖宮闈令捧神主升自泰階至殿上本廟宮闈令捧接懿節皇后神主祔於神宗神幄內欽慈皇后神主之右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祔於徽宗神幄內顯仁皇后神主之右各設於座奉神主設於座並如上儀內常侍以下退詣東神門內道南西向立以俟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訖禮

直官稍前贊有司謹具請行事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太官令各就位立定太官令就僖祖位尊彝所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瓚拭瓚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尊彝所東向立若南北向神御尊彝所即皆西向立酌獻准此執事者以瓚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瓚執彝者舉冪太官令酌鬱鬯訖先詣順祖位尊彝所北向立若詣北向神位尊彝所即南向立酌獻准此初獻以瓚

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若南向神位即北向立若北向神位即南向立酌獻准此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南向跪執事者以瓚授奉禮郎奉禮授初獻初獻受瓚以鬯祼地奠訖以瓚授執事者次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西向立若北向神位即東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順祖位翼祖位宣祖位太祖位太宗位真宗位仁宗位英宗位神宗位哲宗位徽宗位欽宗位懿節皇后位安穆皇

后位安恭皇后位祼鬯奠幣並如上儀訖俱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宫架作興安之樂孝熙昭徳之舞九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既晨祼薦香燈官入取毛血於神位前太官令取肝以鸞刀制之洗於欝鬯貫之以膋燎於爐炭薦香燈官以肝膋詔於神位又以墮祭三祭於茅苴退復位

饋食

享日有司帥進饌者詣厨以匕升牛於俎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

端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脊一短脇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在中次升羊豕如牛各實於一俎每位牛羊豕各一俎入設於饌幔內俟初獻既升祼訖捧俎官入執事者捧俎入詣西堦下次引戶部兵部工部尚書詣西堦下搢笏奉俎戶部奉牛兵部奉羊工部奉豕升殿宮架豐安之樂作詣僖祖神位前西向跪奠若南向神位即北向跪奠北向神位即南向跪奠先薦牛次薦羊次薦豕各執笏俛伏興有司入設於豆右腸胃膚之前牛在左羊在中豕在右次詣每位奉俎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初奠俎訖次引薦香燈官取蕭

合黍稷擩於脂爇於爐炭當饋熟之時薦香燈官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間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俱藉以茅退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北向立次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宮架正安之樂作初獻升降行止皆作正安之樂至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樂止登歌樂作詣僖祖位酌罇所東向立樂止登歌基命之樂作順祖位太寧之樂翼祖位大順之樂宣祖位天元之樂太祖位皇武之樂太宗位大定之樂真宗位熙文之樂仁宗位美成之樂英宗位治隆之樂神宗位大明之

樂哲宗位重光之樂徽宗位承元之樂欽宗位端慶之樂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歆安之樂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順祖位酌罇所北向立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樂止次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順祖神位前東向立若北向神位即南向立初獻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次詣每位行

儀並如上儀太官令復詣僖祖位酌罇所太祝復位初獻將降階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復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舞者立定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殿詣僖祖位酌罇所東向立宮架作武安之樂禮洽儲祥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罇者舉冪太官令酌壺罇之盎齊訖先詣順祖位酌罇所北向立亞獻以

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僖祖神位前西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次詣每位行禮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將詣太室次引終獻詣洗及升殿行禮並如亞獻之儀復位初終獻畢既升次引七祀及配享功臣禮位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神位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詣次位並如上儀退復位 惟七祀先詣司命位奠爵訖興少立次引太祝進詣神位前北向跪讀祝文讀訖退復位

禮官再拜次引太祝徹徹籩豆籩豆各一位移故處登歌恭安之樂作卒徹樂止次引宮闈令束茅訖俱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送神宮架興安之樂作一成止祠祭官於殿上贊奉神主入祏宮次引薦香燈官搢笏奉帝主入祏室薦香燈官先捧匱置於神座納神主於匱訖捧入祏室執笏退復位次引宮闈令奉后主入祏室並如上儀退復位若别廟神主還本廟則俟祠祭官贊納神主次引內常侍以下先入詣殿庭北向立俟納神主訖次引內常侍升殿詣神宗神幄內於懿節皇后神主前奏請懿節皇后神主降殿乘輿并詣徽宗神幄內安

穆皇后神主安恭皇后神主前奏請並如上儀赴本廟奏訖宫闈令奉神主降自泰階内常侍前導各置於輿内常侍以下分左右前導腰輿出太廟南神西偏門至廟門外援衛親事官等援衛過别廟如過太廟之儀腰輿至本廟殿下北向内常侍詣腰輿前奏請懿節皇后安穆皇后安恭皇后神主降輿升殿奏訖復位本廟宫闈令捧接神主升殿並如太廟之儀闔户以降内常侍以下北向西上立贊者曰拜内常侍以下再拜訖退次引初獻户部工部兵部尚書亞終獻禮官就望瘞位有司詣神位前取幣束茅置於坎次引監察御史押樂太常卿太常丞奉禮協律郎太祝詣望瘞位立定禮直官曰可瘞窴土半坎本廟宫闈令監視次引初獻以下

詣東神門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禮官詣西神門外七祀望燎位西向立有司置祝版於燎柴焚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監察御史詣殿監視收徹訖還齋所宫闈令闔戶以降乃退太常藏祝版於匱光禄卿以胙奉進監察御史就位展視光禄卿望闕再拜乃退

文獻通考卷一百二